

[长篇小说]

谨以此书献给全天下爱家的人

空巢婚姻

简媛 著

译林出版社

空巢婚姻

简媛



著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空巢婚姻 / 简媛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447-5859-8

I. ①空… II. ①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37186号

书 名 空巢婚姻
作 者 简 媛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梁清波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24.75
字 数 228千字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859-8
定 价 32.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每个空巢里有如花美眷，有似水流年，有破碎的婚姻，有短暂的爱情。爱情或许不再，留下空巢，和几片令人遐想的羽毛。

第一章

一

趁着午后，姚澡花在自家墙根打盹那会儿，几个光屁股的男孩像闻见肉香的野狼，眼冒绿光，晃荡在姚家那熟得正泛着诱人光泽的葡萄园的四围。

这已经是第几次来偷葡萄，大概男孩们自己也记不清了。

姚澡花这会儿着实睡沉了。

大队书记昨晚又上她家了，深夜才走。

领头的男孩率先冲上去拽着葡萄藤使劲摇晃着，熟透了的葡萄像断线的珠子，撒落一地。男孩越摇越兴奋，兴奋得忘记了他在偷别人家的葡萄。

001

姚澡花惊醒了，正在屋后的田埂上收割黄豆苗的胡丫也听见了。

胡丫顺手从田埂上抓了一把泥巴，跑过来狠命地朝男孩们掷去。溅了一身泥的男孩们吓得边跑边唱：“姚寡妇，是妖精，不下地，种男人……”

“你妈才是妖精。”胡丫觉得自己的眼睛里有火苗在跳动，她不顾一切地追上去，逮住最后那个穿开裆裤的男孩，扯下他的裤子，对着那两瓣光屁股甩了几巴掌。

其他男孩围观在不远处，扯着瘦长如鹅公的脖子嚣张地齐喊：“姚寡妇，是妖精，不下地，种男人……”

“回家，丫头。”姚澡花颤抖着喉咙大吼了一声。

“我不！”胡丫用刀割般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那群孩子不放。

姚澡花拽着她，死命拖进了家门。

“娘，你怕啥子啊？”胡丫见姚澡花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更是看不起她。

“大队书记都上门给他儿子提过五次亲了，你要是听娘的话应了这门亲事，咱娘俩好歹也有座靠山，还用得着受这窝囊气吗？”姚澡花生气地说。

“我又不是牲口，想卖给谁就卖给谁！”胡丫发疯般跑到堂屋的神坛旁，

指着她爹的遗像嘲讽地说，“爹，你看见了吗？姚澡花要把我卖给她姘夫的傻儿子当老婆。”

“喊你爹管用吗？你还在娘肚里，他就摔死了。你娘我生你时又大出血，差点要了我的命，是你娘我一把屎一把尿独自把你拉扯大的。”姚澡花说着说着倒是伤心起来了，“你娘我打小就是个孤儿，长大了好不容易嫁了个好男人，又摔死了。现在你翅膀硬了，就想着来教训你老娘我。”

“我爹还不如带我一起去死，总比现在这样遭人唾弃强！”胡丫打小就遭人白眼，她心里一直很压抑。

“丫，你这话可比拿刀插妈的心窝还难受。行，你也大了，你娘我今天趁着这大太阳也晒晒埋在心底多年的老霉。”姚澡花抹了一把眼泪，透过堂屋里昏暗的光线，她的记忆回到了十多年前。

生孩子那天，天空像是破了个大洞似的，一直下着倾盆大雨。胎儿娩出后，鲜红的血像涌泉从姚澡花的阴道里冒了出来，产婆吓坏了，后来在大队书记的帮助下，从公社卫生所叫来医生，才保住了她的命。按村里的老规矩，她是倒血霉的女人，不能再改嫁。姚澡花觉得自己这条命是大队书记给捡回来的，趁着胡丫满周岁的时候，她准备了好酒好菜孝敬大队书记。那晚两人都喝了不少酒。姚澡花先醉了，大队书记也有些醉意，他突然一把抱住了姚澡花。姚澡花起先不依，大队书记说：“澡花，你依了我，你就是我的人，我就是你的男人，你以后不用下地干活，你们娘俩也不用为吃喝发愁了。”姚澡花把最后面那句话听进去了，半推半就倒在了大队书记的怀里。

从此村里流传着一首歌谣：“姚寡妇，是妖精，不下地，种男人……”

姚澡花知道胡丫看不起她，她上前抠下神坛上的遗像挑衅地说：“有本事，你嫁个男人来养我啊，你娘我把老骨头也折腾不了几天了。”

胡丫被姚澡花的话噎得无语，她翻着白眼，丢下暂时占了上风的姚澡花摔门而去，姚澡花没有意识到她的话已经深深戳到了胡丫的痛处——她时常感觉自己好比一只高贵的天鹅，而周围只有成群叫嚷的山鸡。

胡丫正经儿是美女，方圆几十里无人能及的美。尽管没有华丽的衣裳，可那傲挺在胸前的双峰，圆润饱满的臀，笔直匀称的双腿，还有那瀑布一般飞扬的黑发，鲜活得可以掐出水来的皮肤，以及那顾盼生姿的双眸，稍一放电就缀满了男人的眼珠子。

村里的长舌妇扎堆评论胡丫说，谁晓得是哪个野男人在姚澡花身上下的

种，看胡木匠那德性，怎么也生不出这么俊的闺女来啊。

姚澡花才懒得去和这群爱嚼舌根的长舌妇理论。她只坚信一个理：胡丫是从她姚澡花肚子里出来的，是她的女儿，这一点错不了。姚澡花还常在胡丫面前念叨：找男人只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找像大队书记那样有权有势的，第二种选择就得找身强体壮会干活的。现在大队书记的脑膜炎儿子是胡丫目前所能攀得上的唯一一个权贵，胡丫死活不依，那就只有第二种选择了。

二

“娘，今天队里有新分来的知青，大队书记说有几个知青正好住在咱家对面小山坡上的狗娃家，他让我帮着给这几个知青领一下路。”胡丫从队里一回来，就忙着到里屋换上自己一向舍不得穿的花衣裳。

“瞧你这孩子，不就是帮人家领一下路吗？又不是去相亲，犯得着这样梳妆打扮。”姚澡花一想到村里的媒婆花大姐昨夜特意上她家里交代的事，着急了，赶紧说，“丫，你快些回啊，下午你花大妈还要带人来咱家相亲。”

003

“娘，我和你说多少遍了，这事我不着急。”胡丫一听说相亲，撒腿就跑了。

“丫头，你快些回啊。”姚澡花追出来对着胡丫的背影大声喊。

姚澡花能不着急吗？村里的孩子，打小就会唱一首歌谣：“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姚澡花的女儿难嫁汉……”

虽说胡丫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可村里的小伙子们一个个像防瘟疫一样躲着胡丫。偶尔有几个雄性激素分泌得比较旺盛的，经不起貌美如花的胡丫对他们身体所造成的原始冲动。可一旦目触她那如小刀般刺人的眼神时，这些有色心没色胆的小伙子们就要吓得魂飞魄散了。

眼见胡丫就要十八了，还没有一个人敢上门提亲，姚澡花费了不少口舌，才劝动媒婆花大姐帮她家胡丫在外村物色物色。

胡丫有意熬到晚上才回来。害得姚澡花听了花大姐不少的空话，最后她只好咬紧牙关塞给了花大姐一只老母鸡，花大姐才带着媒婆惯有的媚笑走了。

“丫，你想气死我啊。”胡丫刚一进屋，姚澡花就唠叨个不停。

胡丫正沉浸在初遇意中人的喜悦里，压根没有顾及姚澡花的情绪，反倒

兴奋地说：“娘，你看新来的白宁咋样？”

“什么咋样，一看就是一个红漆马桶，中看不中用。”姚澡花一脸的不屑。

“你咋个这样说人家啊，人家可是大城市来的文化人。”胡丫不爱听姚澡花说这样的话。

“丫，咱乡下人攀不起那高枝，死了那心。”姚澡花话说得直接，语气还不太好听，恼得胡丫一撇嘴，跑屋后竹林里生闷气去了。

夏夜的风，褪去了白天的闷热。可胡丫的身子像是吃了没有开叫的公鸡般躁动不安，她的眼前一直晃着白宁的样子：白净的皮肤，高大挺拔的身躯，幽默的谈吐，架在鼻梁上的黑边眼镜，又平添了几分儒雅。胡丫初见白宁就顿生好感。

其实白宁不想下乡。因此他也不可能像他的同学那样，高唱革命歌曲，满怀激情地奔赴农村。为了不挨批评，白宁装模作样地高喊：“革命不分场合，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心里却非常渴望能像高中同班女同学惠民那样，在父母的安排下去部队锻炼。

事实是他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他的父母死于那场浩劫，因为藏了几本旧书，被邻居老张揭发后，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红卫兵小毛孩们折腾得他的父母含冤自尽了，他还记得那天异常寒冷。自此，他如涨潮时裹挟在大浪中的一颗小砂粒，推到哪便是哪了。

幸好这穷乡僻壤还雪藏着胡丫这样的美女。白宁目触到胡丫那一刻，也同样被她俊俏的模样给吸引了。

可姚澡花看不上他，在她眼中，白宁不过一介廉价书生，尤其是挑担子时那一副佝背含胸的样子，更是验证了姚澡花对他的评价——红漆马桶。

白宁也不是一无是处。单凭那拉出的二胡声就迷倒了村里不少女孩，可这又不能当饭吃，姚澡花还是看不上他。

三

胡丫正坐在自家堂屋发呆的时候，大队书记又趁着夜色上她家来了。他一进屋就打着哈哈说：“丫，今年十七了吧，给我家大傻做媳妇咋样啊？”

大傻小时候得过脑膜炎，留下了后遗症，老是流出老长的哈喇子。胡丫刚想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姚澡花一阵风似的从里屋走出来抢在胡丫前头说：

“他叔来了，上里屋喝杯水酒吧。”姚澡花话音还没落，大队书已经被她随风扬起的体香勾起了兴致，一只手就势在她肥臀上捏了几把。胡丫想随着性子甩大队书记一个大嘴巴，可姚澡花打小就警告她：大队书记是村里的土皇帝，凡事都得经他的手，不能得罪。

伴随着大队书记有节奏的呻吟声，胡丫气得一脚踢开堂屋的门，发疯般跑进了屋后的竹林，号啕大哭。直到从自家屋里传出大队书记杀猪般的号叫后，她才回家。

大队书记走后，姚澡花又演戏了。她抱着胡丫哭着求她原谅，还说什么以后不会了。以后是哪一天，胡丫觉得那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日子。

次日，姚澡花家屋前屋后又会响起歌谣：“姚寡妇，是妖精，不下地，种男人……”

胡丫听后，当即立誓：一定要出人头地，让这些下三滥的恶心坏子们，流长了口水，鼓圆了眼珠，嫉妒得双眼发红、发黑、发臭……

四

晚云飘过，不等夜色完全笼罩下来，成堆的未婚男人或女人扎堆凑在村口的桂花树旁。正是八月金桂飘香时节，悬挂在树上的无数金色的花粒，静止着却又跳跃着将浓郁的香气飘散开来，每一次呼吸都沁入肺腑。

那刚刚在村口小河里擦洗过的身子，也在这样的芳香中润泽起来。

天上的星星，明亮而密布如织。几个话多的，早就按捺不住这带着桂花香味的夜色的撩拨，眉飞色舞地讲一些或荤或素的俗事奇闻。听到某处比较露骨的细节时，那些原本安静地坐在星河下乘凉的青年男女的肢体开始有了异样的愉悦感，它催促着沉倦欲睡的人们，飞向深幻的梦想。

不用介绍，你只要稍稍留神，就会发现胡丫。对，就是她，那个将头高高抬起，像一只天鹅般骄傲地立在人堆里的女孩。而那个离她最近的位置上，一定坐着白宁。待那些躺在桂花树下的肢体渐渐在空洞的幻想中变得疲软的时候，他才拨动二胡的弦，向她发起爱情攻势。

晨起写一首《致心爱的女人》，日落又来一首《啊，我心中的女神！》。胡丫不懂音乐，更不懂爱情诗，但被男人这样追捧着，她很享受！尤其是像白宁这样外有看相、内有肚才的男人，更是让她春光灿烂。

五

生活在“鸡群”的胡丫，时常感觉到身为“天鹅”的孤独，内心的痛楚积淀成了怨气。

白宁的爱，赶在胡丫的特殊时期，像一场及时雨把她从饥渴中解救出来。

何谓特殊时期，就是当大多数黑母鸡、白母鸡都被发情的公鸡追赶时，身为“天鹅”的胡丫就更需要一只出色的公鸡来标榜自己的价值了。

不早不晚，白宁来了，抠掉众多女孩死黏在他身上的眼珠子，死心塌地，扑向了她。

从此，她的头抬得更高，脖子扯得更长，声音更响亮了。

“好听吗？”拉二胡的时候，白宁会殷勤地问问胡丫。她很想发表点什么，可她压根听不懂。不管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传入她耳里的全是嗡嗡乱叫的蚊子声。胡丫只读到了小学三年级，除了会唱几句“东方红，太阳升……”其他也不会什么了。她不想让白宁看出她的肤浅，眯着眼，假装很享受，这一招她是从别人那偷学来的。

“真好听，再来一首吧！”像获得赏赐的奴才，白宁心慌意乱，拉得更起劲了。胡丫被他的窘样逗得花枝乱颤。

貌似陶醉的她，风情流转，更加剧了他激情的澎湃。

当胡丫有意无意地将她的双峰触在白宁厚实的后背上时，诱人的女人香，催情般沸腾了他年轻的身体。那藏在的确良长裤下的小兄弟，早已翘起来顶在裤子上，硬生生地痛。

趁着夜色，他的胆子也大了起来，一把将她掀翻在旁边的稻草堆上，暂且天当被，地当床，稻草成了席梦思。她本来还想装模作样地扭捏几下，可身体里完全不听使唤了般滋生了一股不知名的力量，将她推向他的怀里，往日骄傲的天鹅，此时成了一只乖猫，任由他的双手，在她饱满的身体上摸索。他的身体带着原始的颤动，挣扎着钻了进去，一起一伏，卖力地上下耸动，没有想象中坚挺得长久，身体迅速释放了能量，瞬间疲软了，蔫着头，耷拉在她的肚皮上。

稻草堆里的经历，像长在胡丫胸前的那一颗黑痣，不疼不痒，但也绝无美感。

白宁总结那夜的失败是因为临场经验不足。后来他越战越勇，两人都上瘾了。尤其是他，倘若哪天不在她身上使把劲，魂都像丢了。

六

“丫，你怎么了，饭都没有吃上两口，又发呆了，心都到哪里去了噢。”姚澡花一见胡丫这神情就知道她对白宁那没用的“红漆马桶”动真心了。

“我这不是正闹肚子吗？吃不下，我上茅厕去。”胡丫赶紧借故溜了。

“咋了？”姚澡花看着胡丫的背影，心里老觉得哪里不对劲。

第二天，胡丫还是觉得口里无味，她抓了一把家里刚打下来的酸枣，往嘴里塞。谁料刚吃下去，就反胃想呕吐。她怕姚澡花发现她一大清早呕吐，又数落她，赶紧偷偷从后门悄悄溜了出去，躲在猪圈旁呕吐，不料正好被来后院喂猪食的姚澡花碰个正着。

“丫，你脸色咋个这么差，饭都还没有吃，咋呕起来了，你这是咋的了？”

姚澡花昨夜在床上翻来覆去，心想胡丫这孩子不会是肚子里有货了吧。打算今天等胡丫一起床，就和她好好谈谈。结果一大早就碰见她又在猪圈旁呕吐，姚澡花更加肯定了昨晚的猜想。

这会儿再细瞧她，只见她脸无血色，双目无神，心里一惊，吓住了。

“丫，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有什么事？我能有什么事？”胡丫杏眼一瞪，还横上了。

“我看你就是有事瞒着娘，”姚澡花见女儿这样发横，凭她对她的了解，心里早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气得伸手就甩了她一个耳光，低声骂道，“你想气死我啊，一个黄花闺女，平白无故怀孕了，你还嫁不嫁人啊？”

“哪里是平白无故啊？”胡丫横着眼对姚澡花咆哮着。她正准备接着说这孩子是白宁的，大队书记来了。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大队书记在门外就听见两人在屋里的争吵声。

“他叔来了，没啥事，是娃不懂事，我训她两句。”姚澡花怕大队书记看出端倪，赶紧递眼色暗示胡丫出去。

胡丫一跺脚，扭着屁股找白宁去了。那扭动着的饱满的臀部像吸尘器般吸住了大队书记的眼珠，他咽下快流出来的口水对姚澡花说：“你看丫的衣服把那身子裹得也太扎眼了，赶明儿你上市帮丫扯几尺漂亮点的花布做两身

衣裳。”

“怎么，发善心了？”姚澡花看出了大队书记眼里的贪婪，她赶紧堆起满脸的媚笑，把他推进了里屋。

“丫，你怎么了，今儿怎么碰都不让哥碰了？”白宁一见到胡丫就想搂她，不料刚把手搭在她身上，就被她一把甩开了。

“是不是大队书记又上你家了，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外面早就传开了，说什么大队书记早把你娘俩都搞定了。”白宁也不高兴了。

“哪个狗杂种说的，看老娘我不撕烂他的臭嘴。”胡丫这心里的火正愁没地方发泄。不知道怎么了，这几天就是心烦意躁，连饭的气味都闻着恶心。

“没有，你为什么不允许我碰你。”

“不让碰就不让碰，我又不是专门陪你耍的。”胡丫气得一跺脚，噘起嘴巴跑了，留下一脸愕然的白宁杵在那不知所措。

身体的难受，让她不由自主地抵触白宁的身体。这种无知的抵触慢慢地消耗着年轻的他对她的爱。爱或不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黄花大闺女胡丫的肚子里有货了。

“我有了。”胡丫寻思这事还是得告诉白宁。

“有什么了？”白宁恰似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就是这有了。”她把他的手拉到自己那还没有任何迹象的肚皮上。

“啊，有没有搞错啊，这么快就有了。”他恍然大悟，慌得心跳都加快了。

想起一同下乡的高中同学小谢来信中提到，他交上女朋友了。这小子命真好，不知和他女朋友搞了多少回了，就没见他说过“中枪”两个字。这要是像他一样“枪法”这么准，还不知要生多少孩子啊。

“你不相信我？”胡丫气得猛捶白宁的胸口。

“你确定你怀孕了？”

“千真万确。我娘已经帮我证实了。”

“啊，你娘都知道了，我的胆都被你吓破了。”白宁吓得脸都白了，抱着头蹲在地上，痛苦万分。心想自己死定了，这回城的事刚好有苗头了，一旦露馅，他和她不仅会被村民们的口水淹死，回城的事也只能歇菜了。

这年代，爬上一个寡妇的床，大家见怪不怪，就连大队书记这头“老黄牛”都可以大摇大摆地在姚澡花这片肥土地上长年累月地耕耘。那些个爱沾腥的男人，早就以大队书记为榜样了。

可搞大一个黄花大姑娘的肚子就不同了。红的、绿的、黑的、白的，只要是人，都可以站出来当包公，不整死你也得让你脱层皮，更别说返城，任何机会都会被整治你的人消灭得干干净净。

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他必须把她娶回家，这是当初他对她的承诺。她也必须嫁给他，这是当初她对他的期待。虽然两人都还糊里糊涂的，可眼前的事实容不得两人迟缓了。

不能大张旗鼓，不能拖拖拉拉。一旦露馅，脏水、污水、祸水都会从天而降。

“丫，我返城找找原来的老同学，具体了解一下知青返城的政策，过两天我就回来。”白宁临走前对胡丫说。

“你可要快点回来噢。”她担心的不是他不回来了，而是想着快点离开这片沾满恶毒眼神的土地。

“千万别让大队书记知道了，他若是知道我搞大你肚子了，一定会向上面反映情况，那样一来我们永远也别想离开这了。”

“你以为我傻啊，我分得清楚的。那个老东西，我巴不得他倒血霉，半夜回家一头栽沟里被泥呛死才好。”她马上和白宁统一了战线。

009

七

刚好西城机械厂在白宁这批下乡知青中大面积招工。

姚澡花趁着大队书记向她求欢的时候，赶紧从枕头下掏出了白宁进城的申请表。大队书记这正在兴头上，哪受得了这样的煎熬，随手在表上签了字，然后一个翻身骑在姚澡花身上，喘着粗气，卖起命来，好像要把刚才的损失捞回来似的。

夜色正浓，劳累了一天的村里人早已进入了梦乡。偶尔的一丝声响，惹得村里的狗群叫声连片，刚憩息的老人担心遇着好吃懒做的单身汉赶夜来偷鸡，赶紧起身重新点了煤油灯，卖力地咳嗽了几声。声响远了，狗叫声也渐弱了，只有胡丫还躲在竹林里等着那一声号叫过去。

姚澡花第一次没有主动迎合大队书记，僵尸般躺在那，一动不动，任由大队书记折腾。她心想胡丫要进城了，自己以后的日子总会好过些，也不想再侍候大队书记了。

自胡丫满周岁那夜她依了他之后，他如摄魂怪般吸走了她的希望、幸福……留给她的只有无尽的悲伤。开始她本不想依他，可大队书记威胁她说老的不依，以后就操小的，她无路可走，只得依了他。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她成了村里人眼中的过街老鼠。姚澡花感觉自己的身子越来越吃不消了。尤其是今天，她越发感觉自己的身子如石头般僵硬。

“晦气！”大队书记到底也是奔五的人了，过了那火候，再卖力也枉然，终于没有像以往一样号叫一声后满足地倒在姚澡花的胸口。兴致没有得到发挥的大队书记，心里不爽，加上今天姚澡花的身子如石头般僵硬，心里也生了厌，提起裤子骂骂咧咧走人了。

大队书记前脚刚出门，姚澡花后脚赶紧跑进竹林，叫醒睡在草堆上的胡丫。

那夜，母女俩枕着美梦，睡了一个囫囵觉。

第二章

不等春天张开她温暖的怀抱，踏着初春的薄冰，胡丫终于实现了她最初的愿望，离开了那片“污浊”的土地。

眼前的村落，稀疏而破烂，只有胡丫家的屋顶飘起了几缕白烟，孤独地消散在还没有大亮的天色里，从村后的树林里传来几声老鸦的叫声，有点哑，像哭，像泣。

隐隐约约，白宁心里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娘，跟我一同进城吧？”要走了，胡丫还是不忍心丢下她娘姚澡花一个人。

“丫，走吧，娘习惯这地方了。”姚澡花背过去悄悄抹掉眼窝里的泪水。

“娘，我安定好了就来接你进城啊。”胡丫没有料想到此时的信誓旦旦竟然只是一个美丽的泡沫。

为了不节外生枝，胡丫和白宁连行李都不敢多带。趁着早晨的薄雾，两人急匆匆地往西城赶。

胡丫原本就没有朋友，也就无须向谁道别，姚澡花名声早臭了，更没有相送的乡亲。

早两天大队书记那脑膜炎傻儿子可能是受了他爹的唆使，竟然扛着一根木棒跑到胡丫家说不准她和白宁走。

胡丫唯一担心的只有这个傻男人了。远远望去，村口还真像站着一个人。胡丫突然感觉浑身异常寒冷，她紧挨着白宁走，身子还是有些不听使唤地哆嗦。提心吊胆走近一看，是个赶鸟的稻草人，胡丫的身子立刻不抖了，可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催着白宁逃命似的走了。

拐过前面的路口，村子就从视线里消失了，胡丫这才一扫脸上的恐慌，恢复她原本的“天鹅”姿态，回过头来恶狠狠地诅咒了一声：“这鬼地方，老

娘我终于可以抛弃了。”

二

当白宁推开西城筒子楼二楼 201 房间的门时，随着老门轴那声嘶哑的“咯吱”声，一股难闻的霉味扑面而来。来西城的路上，胡丫已经吐了一路，就在霉味扑入她鼻腔的那一刻，她满嘴唾液，喉底尝到了胆汁的苦味。胡丫本想躲进角落再呕吐，可她等不及了，转过身，就着结满蜘蛛网的老门轴呕吐起来。

白宁推开窗，本想透透气，不料一阵裹挟着积尘的冷空气肆意地冲了进来，像鞭子一样无情地抽打着他们原本就有些开裂的脸。瞬时咳嗽声、呕吐声、咆哮声肆无忌惮地穿梭在筒子楼里。还没有见过面的邻居们，不管你乐意还是不乐意，这份见面礼算是送上了。

眼前寒酸的一切，如外面的冷空气般刺痛了胡丫的心。那种进城时的喜悦与憧憬，瞬息被这无情的现实扫荡一空！幸好村里人看不到这破旧的筒子楼，要是知道她欢天喜地跟来的“城里人”就这条件，光那唾沫星子就可以淹死她。

“就这昏天暗地的破房子也能住人？”胡丫叫嚷着撒起野来，完全不顾筒子楼里完全不隔音的特点。

白宁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想起父母在世的时候，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可再硬的骨头也敌不过红卫兵们挥舞在他们身上的冷棒。

那个冬天，两人含冤离世，留给他的也只有这破旧的筒子楼里的一间破房。已是万幸，还给白宁留了这一间房。

一同下乡的小谢，比白宁提前一年返城，现在带着老婆还得和父母挤在一间不过二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里，两口子夜里根本不敢有什么大动作，结婚一两年都没整出个孩子来，真是活活憋死人啊。

可如今看来，这间留有白宁成长痕迹的房，这间曾充满他们一家三口欢声笑语的房，在胡丫眼中形如垃圾，一文不值。

“你看看，小白有的苦吃了，这带回来的婆娘绝对不是省油的灯。”隔壁的老张不动声色地做着总结报告。

“别出声了啊，你那点子坏水谁不知道，人家白家好歹还留下了一根独

苗，你呢，就知道一天到晚瞎琢磨别人家的事，自己呢，蹲着坑不拉屎。都奔五了，连个种都没有。我看你死了，谁来给你收尸！”老张媳妇早就看不惯老张那阳奉阴违的嘴脸了，她一把推开堵在门口的老张，打着哈哈迎上去说：“小白，回来了，瞧，这媳妇多俊秀啊。”

老张一个趔趄，碰到了门边四方桌的桌角上，痛得龇牙咧嘴，他怕张嫂一冲动就道出那隐藏心底多年的秘密，强忍着痛，没敢吱声。

“这是隔壁的张嫂。”白宁对胡丫说。

“张嫂好。”胡丫不呆，自己初来乍到，好歹得给他人留下个好点的印象，勉强撑出了一张笑脸。

“你看这小白媳妇俊的，难怪老人常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张嫂把她那双一入冬就开裂的糙手在胸前的蓝花布围裙上擦了擦，然后像老熟人般拉起胡丫的手说，“哟，这小手都能掐出水来了，哪像农村来的姑娘啊。”

“这日子还过不过了，饭都烧成炭了。”张嫂刚接茬，老张就在隔壁吼了起来。

“有空来家里坐坐啊，你张叔耳朵不好使，没有听出你们回来了。”张嫂笑着撒了个谎，扭过身，马上竖起双眉，瞪圆双眼，三步并作两步拐进自家屋里，用力关了门，歪拉着嘴，斜扫了一眼老张：“怎么，怕我说漏了嘴？”

“老子那点旧事，你这老娘们要是捅了出去，不打折你的腿，我就不姓张。”老张压低声音，鼓圆的金鱼眼感觉要掉出来了。

“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人家老白家多好的两口子，用得着你那么卖力去整他们，不就是家里藏了几本旧书，犯得着你往死里整人家吗？”

“你这贱婆娘，看样子今天你不弄死个人，不罢休了。”老张恼羞成怒，一张泛黄的马脸被张嫂气成了猪肝色。

“你别吓唬我，要死你去死，我有人格我要活。”张嫂一脸的不屑。

若说张嫂这边的音量是敲小锣，那胡丫这嗓门可算得上敲大鼓了。

“我们农村吧，苦是苦点，可天大、地大，要多宽阔就有多宽阔，哪像这筒子楼，巴掌大的地方，活活能把人给憋屈死！”胡丫才不管张嫂、王婶什么的，掉转头冲着白宁大吼了起来，顷刻暴露了她原本骄纵的个性。

隔音不隔音，乡下就没有这规矩。

后来，胡丫勉强回去看过姚澡花两回。姚澡花大病的时候，胡丫想接她进城治病，姚澡花死活不依，说怕死在外面当孤魂野鬼。